

記纂淵海

五



任其自然

子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莊子駢拇篇賈瓊問何以息

諉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文中子問易

史荒服之外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使其為

寇不能為臣不得唐書突厥傳序又見控制有道

集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

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柳文諄譽

本朝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去自

去耳吾何缺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臨川集齒髮付

天公缺壞不可修東坡

盡其在我

經寧適弗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詩伐木君子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記中庸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

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語里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語顏淵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語憲問

子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孟盡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

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

必用己故耻不脩不耻見汗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

不耻不見用荀子非君子慕其在己者不慕其在天

者荀子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

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淮南子說山訓

史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左閔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

任其自然 及其在我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子產曰夫人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左襄三十二苟能修身何患不榮東漢傳士病不

能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悅拾地芥西漢夏侯勝傳內省不疚何息人言東漢班超傳虞世南曰若德不脩雖獲麟鳳

終是無補但執政無闕雖有灾何損於時唐書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韓文公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

而割之不患其不利也柳文君子抱仁義不懼天地傾集

本朝清香肯以無人減歐公陪飲上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東坡四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

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

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東坡墨妙亭記

在人所為

推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書多方禮之於人也猶

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記禮運互入事同辨異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孟子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

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孟子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

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

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子

在人所為

人心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
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之可使為不善
其性亦猶是也孟子鑿而舍之朽木不折鑿而不舍金石
可鏤荀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
六驥不致荀子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不善用
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荀子日月星辰禹桀之所同
也禹以治桀以亂 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
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
亡荀子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 為君子則常
安榮為小人則常危辱荀子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
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荀子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
學山而不至于山揚子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
亦顏之徒也同上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揚子

脩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揚子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
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揚子入揚子假儒衣書
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揚子入揚子假儒衣書
德而得德揚子譬水火為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
禍亢倉子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
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
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
紈粉白黛黑珮玉環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
無不憚除癢心而悅其色矣淮南子脩務訓故魏兩用樓
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
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用孫叔敖而
霸有術以御之也淮南子記論訓

史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左閔三閔子

在人所為

馬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
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
倍下民可也左襄二李斯見吏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
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
之憂斯乃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史本今
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
無以異在天子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
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
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西漢賈誦治安策祐之始至
也軍無百日之糧至季年有十年之積晉書羊祐傳許敬宗嘆
曰士之登庸不係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匹庶來
護男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新唐書來濟傳云作匠將作少匠主工作夫人
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通鑑

唐武疏曰唯堆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
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通鑑後唐明宗

傳記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吳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
以見殺於匠黎之宮大戴禮記保傳篇

集必若所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為易於反掌安
於泰山選枚乘上吳王書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

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汙泥流瀆則沼沚陸宣公善根
苟種佛果終成天白樂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很矣

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
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

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吾信夫狂之聖也柳文揚善
本朝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

在人所為

臨川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弊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隸城方寸之地清之則為高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鷹之鷲不可以為慈化而為鳩則鷲心尽矣橘之甘不可以為舌變而為枳則甘味忘矣並鳴道集或問伊川氏量可孝否曰可孝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胡氏傳家錄

人皆有分

經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書說命下

子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人人皆有貴於己弗思耳孟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晞驥之馬亦驥

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晞之則是揚子行互

傳動靜之物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大戴禮

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杜工若果以堊与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柳文揚海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李習禽魚各

翔泳草木遍芬芳韋應物集

本朝春風无先後爛熳爭紅白歐公草木本无情及時如自得不及培根花与草春來隨处自芳菲並同造化未嘗私一物各隨妍醜自芳菲歐公春帖子皇帝閣詞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古今詩話

以勤補拙

人皆有分

子 跬步不休跛驚千里荀子 駕馬十駕功在不捨同上

人心易感

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无怨嫡亦自悔也詩曰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詩東 志微唯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唯
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憤
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
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記樂記

子 韓娥之齊鬻歌聲哀一里老幼悲怨復為長歌老幼喜
拊列子 夫祭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

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為諸
哀樂淮南子 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
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

嗚咽泣涕流連並劉子 箏醪注流軍士通醉温辭一灑師人挾
續並劉子

史 楚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續左成 燕昭王為郭隗改築臺師事之其後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史記 漢王下令軍
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通監
紀 趙佗稱制与中国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
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後使陸賈使南越賜
佗書曰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困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
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
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
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

人心易感

通其道是爭而不遜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

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

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去帝制稱臣通監漢文紀悲者不可為

系歛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

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西漢中山傳滿堂

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不樂前漢而一夫得

情千室鳴絃後漢備吏傳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

江水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

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慚感呼還東漢妻列

傳王脩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隣里為之

罷社三國魏志羊祜都督荊州有并吞之心每與吳人交兵社

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欲有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有畧吳二兒為俘者送還其家出軍行吳境

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為

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

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抗每告其成曰彼

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

細利晉書羊祜傳劉峙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峙無懼色

援笳吹之為出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泣去

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

涕欷歔向曉復吹之賊並弃圍而走晉書本傳互入

事三門劉弘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

感義夫恩可勸死士通監梁高祖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時關

人心易感

壠厥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通監唐高祖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

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通監唐太宗上見病卒召

至御榻前存慰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

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勲賞惟願效死遼東通監唐太宗

宗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

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

泣下通監唐肅宗李懷光叛其將降馬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

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通監唐德宗唐德宗在奉天時赦

令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思奮唐書陸贄傳僕固懷恩誅吐蕃等

南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曰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

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

敵至誠感神况虜平諸將請選鐵騎五百子儀曰適足以

為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

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此

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入朝

舊唐書本傳互入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

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

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通鑑唐憲宗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反者尚

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

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

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

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

始知有生之樂通鑑唐憲宗

傳記昔者良將之用兵饋餼醪者投諸河士卒同流而飲

人心易感

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
以滋味之及已也黃石公三畧互入與士卒一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
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外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
豎躑躅而歌其上行入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
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巨羅新論高臺已傾稷下
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周史信思舊銘簞醪投河
三軍奮感刃印在手萬夫睽離陳子昂集降將有依風之感宮
人成憶月之歌劉賓客一客失意行十客顏色低姚少監
本朝河西諸將讀聖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
令而致武夫之涕泣樂城集

記纂淵海卷第三十一

示人以意

擊壺以令軍井擊轡以令舍擊舂以令糧周禮夏官前

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禮曲成王有過

則撻伯禽記文王世子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

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

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並陽貨

交子賤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護使已不得行其政請君

之近吏二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令二吏方書掣其肘

書不善則怒之二吏辭歸魯魯君以問孔子子曰意者以

此為諫乎公寤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

子之制有便於民子決為之家語屈節篇孟子去齊宿於晝有

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孟公孫丑下絕人以玦

反絕以環荀子越王勾踐欲伐吳欲民輕死生見關蠶乃

下軾從者曰王何敬也曰以其勇氣故也其後國人輕命

死戰韓非子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龜下車

而揖之尹文舜藏金千斤於斲石之下所以塞貪鄙之心

淮南齊莊公出獵有一虫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

虫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為虫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

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

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淮南子人間訓

楚侵鄭穿封戌囚黃頡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犂犂曰

請問於囚乃立囚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示人以意

也下其手曰此為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
頡遇王子弱焉左襄二秦穆公使孟明視等襲鄭侵晉渡

河焚舟大敗晉人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願得賢士以身

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

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

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史記楚懷王使項羽為將軍伐

秦羽兵渡河皆沈舡破釜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

死於是大破秦軍史記上封大功臣其餘爭功不決未得

行封諸將偶語張良曰上所增誰甚曰雍齒良曰今先封

齒以示群臣群臣皆喜西漢張良傳漢高祖怨丘嫂之轅釜乃

封其子為羹頡戾楚元王傳朱虛戾章曰深耕穡種立苗

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通鑑漢高后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通鑑漢高后帝居禁中召周亞夫

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尚席取

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通鑑漢景紀萬石君子孫有

過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

罪改之西漢本傳互入陰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

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

乃自殺通鑑漢文紀匈奴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

乳乃得歸通鑑漢武紀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儻仔

為皇后通鑑漢宣紀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次

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

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同前嚴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

邪惡非正之問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示人以意

示人以意

第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西漢上
欲封諸舅太后不聽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
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幘領袖
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
以默愧其心通鑑漢章紀周紆為雒陽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
數間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
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言爭以激切為事貴戚
跼躄京師肅清通鑑漢章紀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
節隱居參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甕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
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之曰水者欲
吾清也技大本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
孤也後漢繆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
分異又數鬪爭彤乃掩戶自搥曰繆彤不能正家弟及諸

婦聞之悉扣頭謝罪漢書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後漢裴

魏于禁降關羽會吳孫權禽羽禁在吳吳相藩遣禁還拜為
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
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魏

張郃范粲陽狂不言子孫常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
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言
不言三十六載晉書吐谷渾王阿柴疾召諸子二十人各

獻一箭取一箭與其弟使折之其弟折之又取十九箭使
折之不能折阿柴曰汝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
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通鑑晉紀五顏延之作五

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宋書王儉作
長梁齋制度小過王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

之通鑑齊太相互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

示人以意

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不致於法書下上考以愧其心元嬰與蔣王暉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慙通鑑唐紀何易于爲益昌令太守崔朴遊宴江上索民挽舟易于腰笏挽焉太守問狀對曰民方耕桑不可役縣令間暇當任其勞朴慙乃罷唐書李林甫居相位諫官無敢言者杜璡以上書言事斥林甫因以語動其餘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唐書李林甫傳

傳記燕昭王遣使齎千金市千里之馬未至而馬死使者買死馬之首以歸王大怒使者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碁年而千里馬至者

三馬戰國策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春秋後語互入武王伐紂過

壑斬山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說苑

楚莊王好獵夫人樊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

王感之而勤於政事古列女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

衛之聲同上舜掄珠玉於五湖之淵杜淫邪絕觀媚之情

也陸賈新語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風俗通

集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焉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

以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見五臣注文選

本朝仁宗朝三司使請推河北益仁宗批奏牘後不許時

賈昌朝守北都至即刻石於府園瘦木亭上及賈公再守

魏而提刑薛向密奏行推法託以他事入議賈公具知其

示人以意

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瘦木亭相對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刻石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推事龍川志

反鋒而用

子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夫狐之博雉也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見其必殺之勢雉亦知憚遠飛以避其怒矣淮南子

史驚鳥之擊必匿其形史越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諧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左傳鄭子元伐鄭懸明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楚師夜遁左傳楚子享公好以大屈左傳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

九卷二

賀公曰何賀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其倍禦三鄰慎守寶矣公懼乃反之左傳智伯請地於韓康子段規曰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通鑑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史記楚優孟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不可孟入殿門仰天大笑曰楚國堂堂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

又鋒而用

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梗楓豫章為題揆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其後朝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史記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齊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從城上遙見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因大敗
燕史記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有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

武廿二

六

為已善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憂之稱寡人之意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憂人嗟乃王之教也通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史記蘇秦說趙肅侯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史記蘇秦傳齊大夫使人刺蘇秦求賊不得秦且死謂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

反鋒而用

得矣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史本張

良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

項王意乃使良燒絕棧道項羽以此無西憂漢乃發兵北

擊齊史留侯世家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

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

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擊齊通鑑漢高紀韓信擊趙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開壁擊之大戰信奔鼓旗

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破趙軍斬成安君西漢韓信傳

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全上得入亞父勸羽

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

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

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通鑑漢高紀

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

北世二

七

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

我一杯羹同前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

飲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諸

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通鑑漢高紀陳平使人

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

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

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

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

萬世之利也通鑑漢高紀王生在廷中謂張釋之曰吾襪解為我

結鞮釋之跪而受之或讓生生日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

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西漢吳王詐病不朝

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並前漢文帝贊

龔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反鋒而用

治通鑑漢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西漢傳固古人有言曰天

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東漢傳巨景恭曰漢家

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匈奴震

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通鑑漢紀廣陵賊張嬰寇亂梁

冀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

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

留所親者十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

謁通鑑漢紀虞詡為武都太守羌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嶠

谷詡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後漢書曹操攻

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

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通鑑漢紀

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德弱以為強鮮不遂矣通鑑魏紀

後秦主苻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率眾萬餘圍長營四

面大哭甚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通鑑晉日武顏竣起宅

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通鑑宋侯景與宇

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

馬以策杖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

者不疑其貴人舍之通鑑梁慕容紹宗擊侯景眾大潰爭

赴渦水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今前唐高祖與

李密書曰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洪業密得

書甚悅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

於世充唐書李長孫順德受人餽綰太宗於殿廷賜綰數

十疋上曰彼有人性得綰之辱重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

獸耳通鑑唐紀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

霖雨為托修城浚濠乃陽會多士泛舟於池飲酒賦詩或

讒於祿山祿山以為書生不足虞也唐書李克用或以非

反鋒而用

反鋒而用

罪怒將吏蓋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通鑑唐昭宗紀

傳魏王遺楚王美人王說之夫人鄭康衣服玩好之甚於

王王曰婦人妬其情也今康知寡人悅新人其愛之甚此

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康知王以已為不

妬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然惡子鼻新人見王掩其鼻王

曰新人掩鼻何也康曰似惡聞君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

之戰國策五驚鳥將擊卑飛欽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公

動必順辭和眾後漢趙曄吳越春秋

集履危乘機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疆韋應物集

本朝趙閱道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榜衢

路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

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記聞楚公子微服出亡

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

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

之法亦不可東坡莊子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才而用

之東坡

袖手旁觀

史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東漢馬援傳互入无心門

集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孟浩然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韓文自彈不若聽人彈白集

本朝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

輿外老泉操舟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邊之立觀者

常見之奕棊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傍觀者常得

之東坡秉燭者不如隨燭之明奕棊者不如觀棊之精通鑑論篤

間不容髮

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記經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

子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舟沒家語六仲尼曰吾

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謂顏回也自其異者眦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眦之萬物皆一也莊子德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善擇者制人不

善擇者人制之荀子時之反側間不容息淮南子適堯舜

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揚子先甲一日易

後甲一日難揚子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

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揚子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

闢庾然不覩墻之裏揚子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

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揚子孝至

袖手旁觀 間不容髮

先則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史記太尉令軍中曰為呂氏
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後紀呂意合則胡越為兄
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西
鄒陽傳五入南漢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西漢陳行之有疑禍
如發矢不可追也前漢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
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西漢上吳王書東漢壁之操鑊錡
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還見害也東漢傳東漢千里之
差興於毫端東漢傳東漢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
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
以利已故也通鑑唐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通鑑唐帝
曰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通鑑梁石敬瑭曰夫事成於
果決而敗於猶豫通鑑

傳記中山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戰國策

集必若所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為易於反掌安
於太山選枚乘上吳王書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選若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此義同衾以疑張華女聽受一
繆差以千里齊竟陵君失臣方龍為魚權歸臣方鼠變虎
時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熸可炙可鑿可
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
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
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韓文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
失粹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
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鑊錡臥於鈇鈍之中下工
觀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鈇鈍者亦不多遠也
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觀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

間不容髮

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唐文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

犯者以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怒掉尾以

倚嘯厭食於罷豕麀麀之肉及弃其所長而欲弭目委首

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塵兒得以狎而搏欲申

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同前非以智免則將禍隨劉長南

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杜牧佞媚之言出如絲

勢一入于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出如鷹鷂鷹鷂之迅一

舉凌天皮日休集

木朝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鎚銖不失水之鑿

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歐公非聚則為君

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

人各有心謂之獨夫東坡書上此等弃而不用則作賊收而

用之則捉賊東坡代李琮論順水而行雲駛鳥集維水之

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東坡

訥公橋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矣

東坡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

何緣得產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曠之以風日則開花

結子數日可待藥城集

鋒不可當

經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書盤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詩

小雅正月**子**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

之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

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荀好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

曰天下無敵矣 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

間不容髮 鋒不可當

之無旁上絕浮雲下絕地紀莊子說劍

史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傳鼓行而

西漢張良傳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通鑑一卒畢力百人不當

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後漢鄭泰曰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

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通鑑漢一夫荷戟千人莫當

晉書羊祜傳盧藏用曰君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通鑑唐紀若虎狼

之得獸也何以當之通鑑唐代宗

傳記干將鑊所刺無前論衡

集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選陳孔璋書先鋒孰敢爭杜詩

先難後獲

經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書盤庚上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書說命上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書无逸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

寧書君牙

子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

功荀子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韓非子

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西漢匈奴傳

集孰不實而有獲楚辭

欲晦而彰

經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說中庸

子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揚問自後者人先之

自下者人高之揚子寡見

史法真隱居不仕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曰法真名

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通鑑

紀逸入韓康採藥賣於長安市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

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耶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皆知有我焉用藥為乃遯入霸陵

漢後書互入避名

傳記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因使崔季珪代

當自捉刀立牀頭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王雅望非常然

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王馳遣殺使世說互入因言取

集蘭芷幽而有芳楚辭居蔽而聞章同上

無往不自得

經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語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語長子欲居

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語子樊遲

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弃也語

語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語衛靈公

子人知之亦蹢躅人不知亦蹢躅語子蓋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莊子刻意

史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史記

季主傳互入寤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東漢邊韶傳

集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韓

文若有人於群動處一代問彼為彼我為我不自潔不自

污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无往而不自

得其為達人乎白樂天互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廣

唯心之適皮日休集

月異而歲不同

經婉兮變兮總角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詩甫田

无往不自得 月異而歲不同

子 日改月化 莊子山水

史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西漢董仲舒 魯肅拊呂蒙

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日卒識英博非復吳

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吳志本傳注

得魚忘筌

經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者也 易畧例

子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莊子外物篇 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淮南子

史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史載 四時之序成功者

去 通鑑 弓藏鳥盡信匪虛言 通鑑唐代宗

傳 記 濟川得岸何假舟焉 秘要經

推波助瀾

經 毋教猱升木 詩角弓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

附益之 語先進

子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而賦粟倍他日 孟子上 君不鄉

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孟子告子下 虎哉虎哉角而翼

者也 揚子 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揚子 推波助瀾 文中子

史 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通鑑周紀

人不勝天

子 天定亦能勝人 荀子

得魚忘筌 推波助瀾 人不勝天

史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左傳二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左傳三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左傳八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左傳五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史佚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及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无遺類矣通鑑唐太宗

尊無二上

記三三

七

經君所无私諱記曲禮上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曰至尊无大小皆
名記曲禮上從於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注尊不二也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不受不敢以成尊比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記曲禮上雖有三命不踰父兄記文王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記坊國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喪服四制
子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章上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荀子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則乱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荀子
史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左威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時鐵為晉侯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左成十六

尊无二上

惟賢知賢

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易泰卦

子天下之至明能率天下之至賢 家語唯君子為能知類 荀子揚素曰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 文中子王道篇

史惟善故能率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襄孝文

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田叔曰孟舒長者也 西漢田叔傳賢人在上位則

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与其類俱進在上則引

其類在下則推其類以類相致也 前漢劉向傳惟賢知賢為朕

求可以自輔者 通鑑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

知非凡人耶 通鑑田子方曰進賢者亦賢也 說苑

傳記同声則異類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

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 從其類也故詩有伐木之歌易有拔茅之喻也大戴記保傅篇

不謀而同

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禮

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記大孝

子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孟子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

一也 孟子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无不知

敬其兄 孟子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

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者人情之所必不能免也 荀子人

之情雖桀紂又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荀子凡人

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

惟賢知賢 不謀而同

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
辨白黑美惡耳辨声音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
臊骨体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當生而有也是无
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韜駟凡人之情得所欲則
樂逢所惡則憂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民之
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同上琬琰之玉存泥沙
之中雖廉者不釋淮南子

史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左宣十五曾參孝其親天

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史記陳和氏璧

天下所共傳寶也史記司馬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

頭目前志刑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通鑑魏明紀

集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 儒墨同

是堯舜同非桀紂文並麟之為靈虽婦人小子皆知其為

祥也韓退之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同声柳詩

本朝韓魏公嘗言仁廟配享清議皆与沂公不与申公誠

意不可欺如此遺事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東坡



巧反成拙

諺云弄巧成拙

子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入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孟子公孫

丑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節之患後有鞭策之威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莊子鼯鼠五技而窮荀勗畫虎不成反類狗東晉馬援傳反裘負薪存毛實難宋書范泰傳殷浩荅巨温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通鑑晉穆紀

傳記楚舍人相謂曰各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

成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後成奪其卮曰蛇故无足子

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戰國田子方

使人遺子思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與人也如

弃之子思辭曰似聞妾與不如遺弃於溝壑似雖貧不忍

以身為溝壑也盈向說畫蛇而添足反失盃中之酒史通

集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斷不

死乃得速死謂之智不可也韓文李君墓誌飲藥本攻病毒腸

翻自殘韋應物集

本朝譬如一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老蘇集互入自納敗闕

愛適為害

諺云恩愛成煩惱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夫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勞子互觀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及孟章子万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應鯨朋冲天不在六翻乎技而傳鴟鳩其累矣夫揚子鄭武公莊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太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命伐京太叔出奔共元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猶未

記世

二一

能操刀而使割也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左襄三漢王愛幸趙隱王如意太子弱帝欲廢之而立如

意高祖崩呂后召趙王誅之西漢呂漢宣力任刑法信中

尚書官蓋寬饒奏封事曰今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

書又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執

金吾奏寬饒指意欲求擅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

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无金張之託許伯宣帝外家金張

世也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西漢

傳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西漢

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西漢勉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

祖高祖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還及羽滅丁公謁高祖

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

遂斬之通鑑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

愛遂為害

教終至凶矣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

東漢何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通鑑東晉成紀

傳記魏武曹操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

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

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世說輕詆篇尹吉甫子伯奇至

孝事後母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

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列女人之愛子罕亦

能均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

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

兵亡可為龜鑑也北齊顏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

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也文侯曰若不知裏盡而毛

無所恃耶新序永有某氏愛鼠不畜猫又禁僮勿擊鼠倉

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數歲某

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假五六猫闔門撤瓦

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柳文永其幾許平生歡无限

骨肉恩結為腸間痛聚作鼻頭辛白樂櫪馬非不肥所苦

長繫維豢豕非不飽所憂竟為犧天集索駝種木其蒔也若

子其置也若弃它植者則不然愛之太過憂之太勤旦視

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

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其實讎之唐柳宗元郭橐駝傳

本朝東坡下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令其子恕持

至登聞院恕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

因吐舌動色曰獨不見鄭昌之抹蓋寬饒云上無許史下

無金張正激宣帝之怒元城語錄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

子東坡詩

子東坡詩

子毛

捨失求得

諺云捨輸望贏

子管子以小欲成大榮

淮南子

史李同說平原曰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

易德耳於是平原君說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

史本人爭

取賤賈任氏獨取貴西漢貨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

而後存西漢韓信傳互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東漢班超傳不探

虎穴安得虎子三國吳呂蒙傳

諺云將錯就錯

因誤成誤

史絳灌等諸陳平受諸將金漢王召讓之平曰臣裸身來

不受金無以為資史陳平世家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

救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

九六四

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西漢原涉傳互

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因投毒藥加煩憊

崩諸醫皆收繫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光大驚欲自殺幸

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通鑑

漢宣弘為布衣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誠中弘之疾夫以

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

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遜愈益厚之通鑑

漢武晉司徒賈充辟韓壽為掾讌賓僚女從青瑣中窺見

壽悅之竊帝所賜充香遺壽充竟問女遂妻之晉書巨温

嘗使王獻之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牛甚妙晉書孫子荆誤

謂王武子曰當枕流漱石武子曰石非可漱流非可枕孫

曰所以枕流洗其耳漱石礪其齒晉書王隱東魏以王愔

捨失求得 因誤成誤

典選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琛自言其名惜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三國典畧五入敏於應對姚崇二子分司東都持其父有德於魏知古頗招權請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知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知古微時臣郊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為元私而薄知古負崇通鑑唐元宗

識者難欺

諺云當行難瞞

子溜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列子伯樂不可欺以馬荀子劍工感劍之似莫耶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謬其情淮南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

記世

五

抱朴以趙曲為雅聲者唯鐘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為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真以逞賦為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史叔孫通初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前漢禮志美玉蘊於砥砧凡人視之競焉良工眡之然後知其為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為干將也南史斛律金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北本傳

傳記師曠識爨薪易牙別溜澠晏子春秋
集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鄭谷

非道難罔

經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眡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太君子可

識者難欺 非道難罔

欺也不可罔也 並語雍也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孟子萬有人於此藏千鎰之金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荀子互入真不可欺

愛人及鳥

諺云惜樹於枝

史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 左襄十四互入遺愛

傳記愛其人者兼屋上之鳥 諺苑立 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鳥 尚書太傳大戰篇

集愛子及室 言鴛鴦詩也 丈人屋上鳥人好鳥亦好 杜詩

憎人及胥

諺云憎人易醜

子庾公名位漸重足傾王公庾公在石頭王公在城忽風

起揚塵王公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汗人 郭子元規庾亮字王公尊也又見通鑑

傳記憎人甚惡其餘胥 諺苑立 不愛人者盡其其餘 注耳餘里落之壁也尚書大戰篇互入迂怒大傳

衆口難調

經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書君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音至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詩小

言亦可畏也 詩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詩小 天地之大也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於成詩小

子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推 淮南子

史衆口禍福之門 國晉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

愛人及鳥 憎人及胥 衆口難調

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范寧後漢曹褒傳

傳記 衆口所毀浮石沈木陸賈新語

集 若衆口之鑠石楚辭黃金燍衆口李太白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韓文

衆目難掩

經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 曾子曰十目所視其嚴乎並禮記大宰

史 欲蓋而章左傳 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

通鑑 郤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威 甯殖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左襄 陳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盡知之矣史本傳互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通鑑晉書

集 萬目睽睽韓文 西子不華嫫女錦毅是不能易其美惡七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並唐文粹

當局者迷

子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

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孔叢

史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

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史本傳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史本傳 太史公曰春申君說秦昭王何其智之明

也後至於李園旄矣史記 援戒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

讒言後漢馬援傳論

傳記 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竒燕居深念恐禍及已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為畫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

衆目難掩 當局者迷

諸呂則賈之智又在平之右矣孔氏雜說互入強後

集 睫在眼前常不見杜牧之集

本朝 操舟者常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

之弈碁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得之東

坡朝辭赴定州論事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諺云對面踉蹌過

交臂而失

經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記中庸互 人莫不飲

食也鮮能知味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記冬

子 道在邇而求諸遠孟離 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

一臂而失之莊子山木

史 平原君定從而歸曰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

不失天下之士今於毛先生失之矣史平原君傳 曹操攻呂布

此四

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詢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

是也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通鑑漢獻帝 互晉

武帝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樊建曰陛下知鄧艾

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通鑑魏舒為

鍾毓長史毓初不知其善射後遇朋人不足以舒蒲數舒

發無不中舉坐莫敵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

如此射矣晉書 宇文泰與侯景戰墮馬失所之左右皆散

李穆罵曰籠東軍士尔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

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通鑑梁武帝 互漢

文帝知李廣才而不能用于乃嘆其生不逢時唐魏元

本朝 唐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初出試楊於陵遇程詢

其所試於陵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

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訴主文主文

交臂而失

嘆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荅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李程所納卷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為狀元見東坡志李馬詩注互入轉禍為福五色賦擢進士駕餘皇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集鳥道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坡詩

賢耳賤目

子 境內之傑不愛而求邦外之士尸子

史 漢文曰吾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哉馮唐曰魏尚守雲中

匈奴遠避以差功六級削爵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唐傳馬

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

北史

尚以為過於五經西漢揚雄傳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

通鑑漢 崔寔曰俗士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

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東漢本傳 庾征西善書少

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

小兒輩賤家鷄愛野雉晉書 薛謙光上疏昔漢武帝見司

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通鑑唐 韋處

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无蕭曹唐裴

傳記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有五德猶

日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者近也黃鵠一舉千里止君

園池啄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韓詩外傳

集 陋今榮古張平子 耀所聞而疑所甄 堅凡人可以

言古不可以言今亘 譚亦云親見楊子云 容貌不能動人

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

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
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有不薄於當世
而榮於後世也柳文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
柳詩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白集遠物皆重近
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唐文粹

諺云近寺欺佛

視近易忽

史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
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唐書本傳
集當仲尼在時世人不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二
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狗沈約辨文選
以何水部在世不錄南熏集序

本朝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東坡詩

記纂淵海卷第三十五

論議部之三十五

諺云熟處難忘

習熟難忘

子庖丁曰臣始解牛所見無非牛者莊子養生篇

史楚鍾儀囚於晉晉人與之琴操南音左傳李廣居則

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史本越人莊舄仕

楚病楚王曰焉越之鄙人必思於越使人往聽之果為越

吟史記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晉書

晉書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

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通鑑

唐元宗問姚崇曰公知獵乎對曰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唐書本傳

傳記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

識其家西京雜記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春秋上皇居南內夜

登勤政樓聞里中隱隱如歌聲顧力士潛召果黎園弟子

也揚州記越王曰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後漢趙擘吳越

集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張九齡風情雖老未全銷白集

聞休戰關心還癢見說壘塵眼即開王建商女不知亡國

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之詩惟有詩魔降不得每逢風

月一閑吟白集

本朝書生習氣未能無諫坡剩負呈武藝老妓舞柘枝古

詩至今清夜夢尚驚冠壓頭坡詩投絃歸來萬事輕消

磨未盡祗風情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並東坡詩

舊態難改

諺云舊病難解

經驕淫矜夸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推艱書甲商俗靡

靡利口推賢餘風未殄同上傳記集欲東徙曰鄉人皆惡我鳴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說苑談叢集雖漸歛束故能未鋤司空表聖文互入習慣

不自覺醜

子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猶足不能行而賣璧藥璫

史陳遵常謂張竦吾與尔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

約不敢差跌而我故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

子而差獨樂顧不優乎西漢陳以鳴鴉而笑鳳凰執蠅蚘

而嘲龜龍西漢揚北山有鳴不潔其翼饕餮貪汚臭腐是

食長嗚呼鳳謂鳳無德東漢朱暉傳正固傷遷博物洽聞

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

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范曄贊班固互唐太宗曰人

苦不自覺通鑑本紀

集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魏文帝典論

本朝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

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

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

不見睫東坡私試策問互入此无彼謂

此無彼謂

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孟子梁惠王上

史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公羊固傷
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
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後漢范曄賈逵四
武宗奮然除去浮圖之法其銳而躬受道家之錄唐武宗無
異於避湯入火通鑑梁紀

傳記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
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
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
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尊賢優孟謂趙襄子曰
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之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
集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司馬長卿李赤善為歌詩
類李白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
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

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予向背決不為赤者
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
耳又何暇赤之笑哉柳文李赤傳互以同浴而譏裸裎也
韓文豹則虎之弟鷹則鷄之兄古樂府

本朝徐鉉不信佛酷好鬼神之說筆談韓子論荀揚之疵
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議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
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
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東坡私試策問
五技鼯鼠笑鳩拙百足馬蚊憐鱉跛山谷詩

牀上施牀

經如塗塗附小雅角弓

傳記屋重架屋牀上施牀史通

牀上施牀

本朝屋下架屋牀上疊牀 鳴道集

以水濟水

子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占其夢焉 莊子 以水救

水以火救火名曰益多 莊子 以水投水 淮南子

史以水濟水 左傳 以暴易暴 史記 魏證傳如以湯止沸

前漢禮 如以血洗血汗益甚耳 通鑑 以亂易亂 唐書 魏如

以蒿箭射蒿中耳 通鑑 唐高祖

集玄文處幽 楚辭 玄如以膏濯衣每漬垢愈染 借聽於

聾求道於盲 並韓文

青勝於藍

經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 論語

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黼子 以涅染

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 淮南子 明月之珠出於

蚌 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 淮南子 出於老

史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端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

蚌 後漢 陸印之子雲少機悟好學邢劭曰老蚌遂出明珠

晉書 褚淵卒出子侍中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

讓其弟素屏居墓下終身 通鑑 齊 監察御史許遠敬宗之

曾孫也 通鑑 唐 盧元輔簡潔貞方歷踐清貫人亦不以其

父 犯 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 舊唐書 本傳

傳記山公大兒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

時論乃云勝山公 世說

集推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推輪之質 增冰為積水

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 並文 蘇氏之壁韞於荆石隋侯

以水濟水

之珠藏於蚌蛤班固孟堅金生沙礫珠出蚌泥蔡伯喈雛鳳清

於老鳳声李代惡木生槎枿之英虎穴之中生此騏驎唐

粹羸牛之健犢社牧本朝於泥出蓮花糞壤出菌芝東坡詩

枯朽猶能出菌芝同至入自負上

引凡入聖

經自出幽谷遷於喬木詩代木

子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揚子出潢汚而浮滄海背螢燭而

向日月抱朴子金丹篇

集本自南山松今為宮殿梁古梁如河入海無復水名劉

客五入自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沉觴至於并大川三百小川

三千然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黃

直與何靜翁書

以毒攻毒

史以蠻夷攻蠻夷西漢晁張敞守京兆尹市偷盜多敞乃

召偷盜酋長數人見之責問因貫其罪令致諸盜以自

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權捕吏職敞

皆以為吏遣歸休置小偷悉來賀各飲醉偷長以赭汗

其身衣裙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尽行法罰由是無盜賊前漢書五三輔議論者

至云貴戚廢鋼當復以貴戚流之猶解醒當以酒也通

東漢章紀出本傳醫者之視董也使其可以治病而不

至於殺人老泉文

惟女奴識女奴

史張湯為人多詐丞相弘數稱其美西漢本傳張敞守京兆尹市偷盜多敞乃召偷盜首長數人見之責問因貫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由是市無盜賊前漢書互入政事以毒攻毒兩明巨温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晉書巨温傳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通鑑

富不如貧

經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互入事反所料

子布衣糾獲之士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荀子富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是也

史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西漢王貢向長等傳

集齊景公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文選李蕭遠
本朝推富貴者之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歐公浮槎山水記

智不若愚

子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楠以為柱則蠹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夫粗粲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

富不如貧

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莊子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汎若不繫之舟也同上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荀勸學勸巧詐不如拙誠子傳

史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史記互攫拏者亡默默者存西漢楊雄傳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東漢吳漢左椎曰白

壁可不為容容多後福通鑑東漢周顛周嵩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嵩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

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晉書周顛傳

傳記默無過言慙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說苑

集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潘安仁牛之為物日耕百畝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不如羸驢

服逐駑馬不耕不駕藿菽自與騰路康莊出入輕舉當道長鳴聞者驚辟牛雖有功於已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

柳牛賦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愚祗是勞精神凡物之生不願為村犧尊青黃乃木之災並韓文老龜被刻腸不如無神

明白侍即巧婦才人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虫全姓名緣無毒木尽天命為不才鐵馬因疾退鈆刀以鈍

本朝擬人自得終天命智士死竟莫雪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先竭是甘井得全如苦李人人生子欲聰

明我被聰明害一生但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並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後山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

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吉周茂叔

智不終智

經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庸記中

子魚鱉龜鼉猶以淵為淺而掘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子法行迷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易斷也淮南子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物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蛇以

神見爆子列

集猩猩見酒及履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名如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建乎醉因取履而著之乃為人所擒皆獲無遺

者唐文粹裴炎猩猩錄互見貪迷

本朝老狐足姦計安居穴墻垣窮冬聽冰度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中將死猶跳跟歐公集虎終機械得烏亦彈丸隨

臨川集

論復遇彊

經 躍 躍 兔 遇 犬 獲 之 毛 詩

子 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鑽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淮南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人而食其肉而席其革同上

史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左 壤 二 甯 成 家 居 南 陽 及 縱 至 關 甯 成 側 行 送 迎 然 縱 氣 盛 弗 為 禮 至 郡 遂 案 甯 氏 盡 碎 破 其 家 史 蘇 秦 恐 秦 兵 至 趙 而 敗 從 約 念 莫 可 使 用 於 秦 者 乃 激 怒 張 儀 入 之 於 秦 張 儀 遊 諸 侯 無 所 遇

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舍人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者曰樓煩楚挑戰樓煩輒射殺之使射項羽羽大怒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復敢出西 樓

傳 汲黯為忤師古曰忤意堅也音章敗反 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人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首前漢 甯 東魏丞相

歡攻玉璧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丈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通鑑 梁 傳 奕 謂 其 子 曰 吾 聞 有 金

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通鑑 唐 安祿

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李林甫每見雖盛冬嘗汗沾衣
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
山忻荷言無不盡通鑑唐元宗秦系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
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唐書本傳
傳記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奇燕居深念恐禍
及已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為畫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
諸呂則賈之智謀又在乎平之右矣孔氏維新語互入當局者迷又入智慮

集鹿畏獾獾畏虎虎畏龍柳文

本朝羔豚窘虎豹鳩雀窮鷹鷂巧者具機弋勢猛還拘孳
隴川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
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趙清獻獨折之曰君言失矣臯
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邵氏後錄互入輿新
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

為老蘇集

居邪惡正

經不懲其心覆怨其正箋云不止女之奸心而彼醉不臧
不醉反取詩賓之初筵

子鄉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
孟子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淮南直繩者枉木之所憎
抱朴子

史惡直醜正左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
並左盜憎主人成十五年晉伯宗之妻曰關葺佞調抱虛

求進殘賊酷虐若此之徒嫉善憎忠西漢李尋傳北山有鷓不
索其翼獲食餐貪汙臭腐是食長嗚呼鳳謂鳳無德東漢朱暉傳

互入不自竟後漢孔奮為武都郡丞力行清素為衆人所
鄙妄議二門

居邪惡正

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通鑑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

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通鑑晉世祖佞邪醜正西晉張華傳燕封裕

曰已無骨鯁嫉人有之通鑑晉紀便佞之徒謂彊直為擅

推唐書

傳記趙簡子曰美女者醜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

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說苑

集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

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性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

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倚仗虛曠依阿無

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

懈蓋共唾點以為灰塵相詬病矣晉紀干寶總論孤直者衆邪之

所憎公正者群惡之所嫉陳子昂集奴顏婢膝真乞巧反以正

直為狂癡陸龜蒙望

本朝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歐

涉水惡濕

子是猶惡濕而居下孟子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

不可得也淮南子吹灰而毋欲昧涉水而欲毋濕不可得

也淮南子

史賈而欲贏而惡蹶乎左昭元

集是徒涉而取濡足也唐文粹

勢不自由

字樹欲靜而風不停家語犧牛衣文綉食藟菽入太廟雖

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列子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

居邪惡正

芳自燒不能去其香 蘇子

史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史本 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

之庭 備鑑 譬如礧石之上行蟻蟻行遲而礧轉疾 後漢王充論衡

宋劉穆之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復危機今日而欲為

丹陽布衣豈可得耶 備鑑 涼呂超曰如乘龍上天豈可中

下 通鑑 獨孤后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 隋書 目見可欲何

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 通鑑 唐李泌歸謂

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 通鑑 唐

傳記牛馬之為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

鞭策痛矣 袁准正書

傳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 亦正 遊山澤觀魚鳥心

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晉書 絕交書 去住與願違仰

慙林間翻 杜工部 譬如籠中鶴六翮不自搖 騎虎不敢下

並韓心雖出雲鶴身尚觸籠鷹 心源 雖了了塵世苦懂

懂 並元 開卷不及顧沈埋案牘間 世事波上舟汭河安

得住 意有清夜戀身為符守嬰 並 一落名官途浩如

乘風舡 奔走情波不自由 並 驛馬走四蹄痛酸無歇

期磴牛封兩目昏閉何人知 樹欲靜而風不止 並 自

嫌如死素刀尺不由身 杜牧 隨牒牽黃綬 孟浩然 雖百中之

自我終一呼而在君 高達夫 互入控制有道

本朝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歐公集 飄零不

自由盛亦非汝能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

行不救風輪左 並東坡詩 一被簪裳裹長遭羅網牽 藥城集

力所不及

勢不自由

經巧曆不能定其筭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周易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書成百入无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毛詩

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

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不見其背惟墻之外則無睹也子革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孟子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列子揚子古人目短

於自見故以鑑觀面韓非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

無以與乎鐘磬之聲莊子道莊子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

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莊子離朱之明察毫末

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慎子朝露之繭工女不能治淄澠之沙計兒不能數魯傳

覽者見虎不走非勇也淮南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

記世六

五

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

里之外淮南子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

非而未能必免其禍淮南子瞽曠能默聾曠不能齊不齊

之耳狄牙能喊呼覽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揚問歐冶不

能鑄鈇錫為干將抱朴阿膠三寸不足止黃河之濁毀筆

三尺不足救鹽池之鹹傅子

史晉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殖晉侯疾秦伯使醫

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左成痲互飄風之末不能舉鴻毛國

語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不能漂鴻毛非初

不動末力衰也史韓安死病無良醫通鑑昔伊摯在夏呂

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同上覆

水不收東漢光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

力所不及

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通鑑漢徐穉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通鑑漢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通鑑漢若河決金堤火炎崑崗雖神禹之乘四載玄冥之洒八瀛亦不能堙洪濤而撲烈焰者何也良以勢既壞而不能遽救也唐史臣代宗贊

傳記 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

戰國策五入猶渴而穿井臨難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說苑雜言篇五入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意林

集 孰江河之可涸楚辭譬猶疾疢弥年而欲一丸銷之譚

集 沈寒凝海不能結風烈火流金不能焚景珠鞭長不

及馬腹風末不舉鴻毛宋敬則譬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

韓文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白集短線無長縫 月中

有挂樹無翼難上天海底有驪珠下隔萬丈淵唐文輓

輻無繩井百尺盧仝索過風於前林求往夢於既寤不可

及也穆玄同德寺會集序

本朝 疾風無末勢陳後山

心至力不及

子 譬猶好聲色而無耳目也荀王臨河羨魚而無網罟抱

子釋帶篇

傳記 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不能致其意之

所欲至說苑尊賢

集 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謝

暉首燕徒有心局步何由騁梁劉孝我欲橫天無羽翰孟東

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並

力所不及

詩暗人食太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於言劉賓客虛逢好陽

艷其柰苦昏慢元微之互入遙看雲路同上

本朝巧舞苦短袖東坡詩

遠水不救近火

子莊周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對曰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周曰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莊子外物失火而取水於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韓子焦喉之渴遙指滄海指冰室不能起暈死之熱望炎冶不能止噤凍之寒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此無及也並抱穿井而救火則燹颺棟焚矣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劉子

史周詩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左襄及溺呼舡吳志壁言如

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通鑑唐昭宗

傳謂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說苑雜言篇互入力所不及

集挑實千年非易待駱賓王

本朝不應遠水救近渴陳後山

刮毛龜背

集獵人箭底求傷鴈釣戶竿頭乞活魚王建

本朝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甍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漚

汁亞東坡詩見後

兩窮相值

遠水不救近火 刮毛龜背

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莊子大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緼褐必無太宰狐裘矣抱朴子祛惑

史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尚湘水投書以吊屈原史記屈平傳

傳枯松強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詩

一失召百非

經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語子張

史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記周本紀下流之人眾毀所歸西漢揚貧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西漢司馬遷傳互入如非其地

自為成敗

經心以體全亦以體傷記細木

子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指

史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通鑑果侯自我得之自我指之無所恨前漢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沈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眾亦能使之後漢趙曄吳越春秋

傳淮陰之禍寃在神理通說且拒豨謀寧起堂堂蕭公實曰知已給致鐘室胡寧忍此呂和叔文

相時處事

讀云相席打令

經有其禮而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而無其時君子

兩窮相值 一失召百拜

非行也 記檀弓下

⑤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

凶 揚子 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 揚子 世治則以義

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文子

⑥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 西漢 孔子對葉公

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

通鑑漢 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

人化其形也 通鑑漢 崔郾為廣州刺史治以寬經月不答

一人及涖鄂州嚴法峻誅不貸 唐書 天下未定則專取其

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通鑑唐

柳仲郢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出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

或言不類荅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 唐書

互入政事

九

⑦理在將順怡然而奉百事當正色侃然而犯鱗 唐文 君

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

道訓服 司空表聖集

⑧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

銳而折之則難為功 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明知故犯

⑨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孟子 互入 自相背馳 惡死亡

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 互入 自相背馳

⑩元宗曰是子惡賢嫉能舉無比者裴士淹曰陛下誠知

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 新唐書 李中宗親遭母后之難

而躬自蹈之 唐史中 宗贊 吉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

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

兩窮相值 明知故犯

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如是不可如何通鑑唐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曰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群凶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通鑑唐揚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如且極樂耳同上

傳記文君眉色不加黛飾臉若芙蓉長卿素有消渴疾作美人賦自刺卒以此疾死西京雜記互入既好

集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嬰六代論小蟲水草楂藜橘抽苦鹹酸辛雖螫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柳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唐文粹

本朝唐王涯自以留心太元經久矣乃有甘露之禍文宗且太元惟以進退消息為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集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終而姑勸以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東坡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老泉

自納敗闕

子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荀儒效

史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司馬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

亡人國也襄子夜使人決水灌智伯軍軍亂殺智伯通鑑

因言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上謂左右曰吉

甫專為悅媚通鑑唐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

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通鑑唐盧藏用隱

明知故犯自納敗闕

終南山脫乃狗權利司馬承相休召至闕下藏用指南
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休徐曰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新唐書本傳互入識者所窺

傳記謝元以八千當符堅百萬之衆其勢不敵若符堅
逼肥水而陳必保萬全惟麾軍却退衆亂不能止故敗
世謂謝元能走耳孔氏集說

集虎見駟鳴大駭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益其聲稍

近駟怒蹄之虎曰技止此耳目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

形之厖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

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抑子厚黔之駟

本朝譬如一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

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

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老蘇集五入巧反成拙

臨危抱佛

經既輸爾載將伯助子詩正月注言國將亡而求賢者已晚矣將

恐將懼賔子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幽小雅谷風

史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邦田封子駘上欲使魯還邦田

封竟至駘上盟于陽平子三皆從李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

從后庸盟康子耻從蛮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

此吾不及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

文子曰他日請念言李孫不能子貢臨難而思之左哀二十七五

入因事思人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

過也左傳三十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地疾

痛慘但未嘗不呼父母也史屈原傳寬則宥名吝之人急則用

介胄之士史記韓非傳孔融為賊管亥所圍遣太史孫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備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東漢孔融傳李克用

曰當沾危之時譽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為戎羯

胡夷通鑑備宗紀黃巢北趨襄陽劉巨容拒之大破賊衆或勸

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

士不愛官賞事寧則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

之資衆乃止通鑑唐傳宗飢則為用飽則颺去魏志

傳記飢則附人飽則高飛十六國載記

集計窮然後賽後賽竟何恩元稹集臨老抱佛脚教妻讀黃

經唐文粹

獻豕遼東

諺云將柴入林

史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

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後漢朱浮

傳互入聞見淺狹

集楚翠丹質在荆南以多慙遼豕白頭望河東而載志唐

賓客集

本朝雕琢肝脾欲報公還如獻豕過遼東僧參寥子詩

有意對無意

子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

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魯君觀之

終日怠於政事三日不聽國政孔子遂行家語以尾握者

巧以黃金握者悒列子黃帝篇以尾注者巧以金注者悒莊子

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子

去劉棻從揚雄學奇字雄不知情顏師古曰古文之異者

乃劉棻之子初葬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李廣見

獻豕遼東 有意對無意

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它日射之終不能入西漢李廣傳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三盜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殞晉書鄒湛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愕出於意外故也晉書

傳楚能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韓詩外傳園中有木

其端有蟬蟬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曲跗欲取其蟬而螳螂不知黃雀在其後延頸欲啄之然黃雀又不知臣操彈圓在其下皆務前不顧後患劉向說苑互入貪述

本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於蜂虿東坡點鼠賦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老泉

不成恩惠

子投鈞分財投策分馬得美者不知所以德真子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為德臣虜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為惠劉子去情篇

傳若自有聲名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韓文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鬪者將死而方救皮日休互喜狀**本**朝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老泉文

無罅可入

子吾不見震風之能動龍驥也揚問明

史太子仁孝謹靜張垵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

不成恩惠 无罅可入

不能間也通鑑唐元宗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國忠之言不能入矣通鑑唐元宗

集 烝不能潤灼不能熱杜牧春花與秋月不感無情人白即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柳乞巧文

本朝 衝風震河海不能號無竅東坡互入无所用力鑽灼不燃誰似我東坡詩

記纂淵海卷第三十六

全德

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弟執友

稱其仁交遊稱其信禮曲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記中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孝子曰君

子不器語為政五八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

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躬脩

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襄二德人無累此漢賈誼傳德重山岳

東漢仲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度傳直不近禍廉不沽名

唐書柳

兼資九德揔脩百行陳大丘碑終始三朝無玷

可磨李英公贊山之太者匿峰巒含氣象積高無倪而不

見其險孕粹有物而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為大也德之全

者毀方圭黜皎厲靈機密運而智不驚愚遐標特立而迹

無變俗此其所以為全也然則太山高則可陟全德近而

難知文温虛懷泛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

通塞若水變化若龍動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稱非可以

一行目皇甫湜互八

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東韓

君子安身崇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江河之流

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

而庶務以成蘇子由賀文侍中啓

小有才

經好行小慧謂小小之才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語互入

子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盡心下

史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

多矣通監求斗筭之才西漢公谷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後漢

論書畫辭賦才之小者通監費禕曰揚儀魏延牧豎小

子也蜀志董允傳魏崔浩曰纖利小才不能成大功通監宋夫

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

猶未免有敗通監唐太宗王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唐裴行儉傳

小器

經管仲之器小哉語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語子罕桓

子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櫛莊列有盛雲濃霧之勢而不

能乘遊者蟪蛄之材也韓非

史小智自私賤彼貴我西漢賈誼傳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

洗足召布大怒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

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通監漢馬援曰朱勃小器智盡此耳

後漢馬援傳選駑馬戀棧豆通監三食垂餌者皆小魚唐書

集蚤蚤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文選四子講德論盤盂小

器文選推得失去就於方寸銖黍間杜牧之互

本朝有小丈夫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

求不失非求富也老泉桑蠶作繭自纏裹蛛蝥結網工遮

邏新詩醯雞甕裏夫幾大上

不才

經無所取才語

子此木以不才得終其天年莊山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

壺之喻曾中無一紙之識不過酒炙所謂冒于貨賄貪于

飲食左氏所載不才之子抱朴子五

史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

不友是與比周謂之渾敦左文十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

謂之檇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回服讒鬼匿以誣盛德謂之窮奇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

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謂之饑餓左文十

天姿自然

經不聞亦式不諫亦式詩思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彛好是懿德詩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記樂君子不矜而

莊記表生而知之者上也語季

子孔子曰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家語七十丹漆

不文白玉不雕何者質有餘者不受飾故也家語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孟盡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人無有不

善孟告子上互入人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

人皆有之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

以十二齡曰茂良不必父祖揚重黎注甘羅茂之孫張辟

祖互入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淮南互入石生而堅

不才 天姿自然

蘭生而芳南淮鴻不學飛飛則冲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子傳

史生有嘉聞左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前漢高祖紀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前漢董仲舒傳良玉不琢無以異於達巷黨人不學

而自知也前漢董仲舒傳器範自然標準無假三國名臣序或謂秦宓

曰足下何故揚文藻見環穎乎密曰虎生而文炳鳳生而

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蜀志天質不雕合於

大朴晉書王湛等傳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

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晉書不學孫吳而暗

與之合晉山濤傳

傳記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大戴禮雕之不增文磨之不

加瑩氣質貞正稟性自然魏文士傳互得諸於府非由染

習史通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嵇康養生論

集芳華自中出楚辭天然生知姿杜詩如鶴雞襪襪未有六翮

而步舒視遠戛然咲天非泥滓間物劉賓客互入警敏天受神敏

性能無師同松柏生深山無心自直盧仝文朱絃遺音而

宮商自韻大玉不琢而符采溢發品公叔文公虎豹之文不得不

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

炳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皇用匹庶賤陋循習

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未搏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

古列柳文孝門銘

本朝美不待追琢轍公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

講學上蔡語錄

出類

經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詩漢廣文

子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孟
上好書者眾矣而蒼頡獨傳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

史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也後漢劉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晉傳王敦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晉嵇紹於

稠人中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本傳謝混風流為江左

第一晉書謝沈演之家世為將至演之折節好學誅人中

之龍宋傳文宗謂李程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

翻也唐書竇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

史介然自守諸兄謂為書癡唐書

集亭亭物表文選冠倫魁能揚雄甘有同類而殊能者

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如絕唱高蹤久無

嗣響謝靈運互逸羣之骨拔俗之標陳子有才繼騷雅哲

匠不比肩杜絕類離倫聖賢者時人之耳目文清

居市不為市之行柳文宋蔡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

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劉賓客市井生而雲鶴性劉賓萬

人頭上見儀形同秀出儕輩錫禹人倫之落落士林之楚

楚李元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能讀書學文自可嘉獎特

集技養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眾天衆花盡處松千尺

羣鳥喧時鶴一聲高夫顧後絕配瞻前無鄰粹然立

於千仞之表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

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同五行秀氣得之居多

者為雋人仲尼聖賢之宗也師聃道德之祖也李文

本朝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為最靈

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歐公百鳥而一鷄羣獸出麟角

詩公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

出類

出類

出類

出類

出類

出類

奄有漢魏晉宋風流後之作者難復措手東坡書唐詩至六家書後詩至於
於其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
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東坡書吳道子畫後一尾追風抹萬蹄
披於愛欲泥如蓮生塘處水超然出泥而香黃魯直詩蓮生於
泥中不與泥同調同上

天資素惡

經下愚不移語

子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
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地之性也
南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麀鷹能鷹擊不可以寄雛素子

史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
東漢王符傳國徇之瘼無不噬也左

傳記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
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韓詩外傳

集譬猶鷲郊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陳琳志斬害物陰
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龜與蟻焉可得已凡汝之
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柳宥鳴梟不鳴未為
瑞鳥唐文醜性毒行唐文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

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
潤灼不能執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杜牧
本朝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程易

